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詳解卷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許浚

尚書詳解卷三

宋 夏僎 撰

大禹謨

林少頴謂虞史既述二典而其所載義有所未備者於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二典之所不載者以為大禹臯陶謨益稷三篇此蓋備二典之所未備者非如舜典之初上接堯典之末也蓋舜典已載舜

死此三篇皆舜未死已前之言文不相接而意實相屬舜典既載禹宅百揆繼舜之任而其本末未有所屬故此篇載禹攝帝位率百官若帝之初然後舜之始末無所不備此所以為虞書左氏傳所舉以為夏書益孔子未定書以前傳寫之誤也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在舜之時臯陶以謨顯大禹以功著作書者既述二典載其君之始末於是又録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

作此大禹臯陶謨益稷三篇以見當時為臣者忠力如此孔氏敘書將發明其所以作此書之意故言臯陶為舜陳其謨禹為舜成其功舜則因二子之謨功而申之故作大禹臯陶益稷三篇葢此三篇皆是禹之功臯陶之謨與舜美之之言故孔子作序所以必云也帝舜申之說者不同林少頴謂申重也臯陶之謨顯矣舜則申之使致其功若所謂時乃功懋哉是也禹之功著矣舜則申之使陳其謨若所謂汝亦昌

言是也蘇氏則謂申推明之也張氏則謂申發揚而暴白之使功與謨皆申而不屈皆不若漢孔氏謂申重美二子之言唐孔氏廣其説曰若大禹謨言帝曰俞地平天成時乃功懋哉益稷又云迪朕徳時乃功惟叙是皆重美二子之言此是矣篇次先禹後臯陶序乃先臯陶而後禹唐孔氏謂臯陶之篇臯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臯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臯陶殊不知禹謨言后克艱厥后以下亦禹先發端則禹

言又在臯陶之先豈可謂臯陶言在禹先故先臯陶
又孔氏之說特可該臯陶一篇而已此序包括三篇
豈可只以臯陶謨一篇為據哉沈博士又謂篇次先
禹後臯陶以禹繼舜有天下序先言矢謨而後成功
意禹之功未必非臯陶有以發之此說雖近似然考
之於經禹功自功臯陶謨自謨未見有臯陶發之之
意惟少頴謂先言臯陶而後言禹非有輕重取與於
其間蓋先言謨而後言功事辭之序然也此說最為

平穏說者謂伏生以益稷合於臯陶謨今考益稷篇首言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與臯陶篇末思曰贊贊襄哉文勢相接又此篇無益稷一言則安國分為二篇未必古文如此余謂安國得古文於屋壁以其古書心必增敬豈敢以已意妄加分别益稷一篇必是古文自爾林少頴謂古者編竹簡成書竹簡所載不能多必析而分之既分之必取數字名篇此篇有暨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簡策猶論語以顔子微子

孟子以公孫丑萬章等名篇也又此三篇又謂之禹謨者豈盡禹之謨亦有臯陶之言臯陶謨者豈盡臯陶之謨亦有大禹之言其分為三便於簡策而非謂禹謨盡在第一臯陶謨盡在第二漢孔氏謂大禹謨九功臯陶謨九徳是皆拘於篇名而為此說故林少頴亦云不必如此凡三篇中出於禹言者皆禹謨何必九功出於臯陶者皆臯陶謨何必九徳此說尤當
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此言大禹謨曰者葢作書之體皆揭其目諸篇盡然也下言若稽古大禹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者葢史官欲作禹謨故自言我考於古之大禹其人有文教布于四海且能敬承于帝謂大禹雖有是之教猶不忘于敬君此葢作書凡為此人作此書必先述其德如堯典若稽古下言放勲欽明文思安安舜典言若稽古下言重華恊于帝也史官謂禹之文德敷于四海之外無所不及于是陳其謨以祗承于帝帝者

指舜而言其所陳謨即下克艱厥后以下是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曰乃禹言也不言禹者上既有稽古大禹故繼上文不言也禹告舜謂為君難為臣不易君臣者政之本也君能盡君之道而克艱于為君臣能盡臣之道而克艱于為臣如此則政之本立矣本立則政治而黎民則敏于修德敏之為言速也民速于從善如所謂故民之從之也輕是也林少頴以為此禹之謨也

世之人徒以舜之為君恭已無為而已遂以舜之治天下優游無為曾無所用其心殊不知舜之君臣其都俞賡歌于一堂之上自一話一言未嘗不以克艱為戒惟其君臣之間皆不忘于克艱此所以享無為之治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此一段諸儒之説皆不貫穿惟林少頴謂禹旣以克

艱厥后陳謨而告舜舜于是然其言謂能盡克艱之道者惟堯為然而猶不足于此也允若兹者猶曰信能行此也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堯之治至于人之有嘉猷則皆入告于上而無所隱伏草野之中有賢者則皆願仕于朝而無遺其萬邦又已咸寧則其治之可謂大成矣嘉言罔攸伏若可以無事於詢訪野無遺賢若可以無事于營求萬邦咸寧若可以無事于憂恤而堯之心猶以為未也于是稽于衆以詢其

政治之得失有未至者則舍己從人而不吝又且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恐一夫之不得其所無告謂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者皆哀矜而不虐之困窮謂士之失職者皆任用而不廢之極四海之間無有一士之失職者無有一民之不被其澤然後為能盡君之道則是后克艱厥后惟堯足以當此言也此說為當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林少頴謂都美辭也此舜既即天子位羣臣之稱帝皆指舜言也益舜既言克艱之道惟堯能盡之於是益言舜之徳既如此則其於克艱厥后之道益亦優為之也此說極貫穿上下之意廣運孔氏謂廣言所覆之大運言所及之遠薛氏云廣如地運如天廣則大而無不載運則通而無不周此說與孔氏相同不若張横渠謂廣大而流行其意謂廣運不可析而為二特言舜徳大而能運用故以廣運言之下文聖神

武文此皆舜自廣大中運而為之也葢大而能運則無若伯夷可名以清而不可名以任伊尹可名以任而不可名以和惟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於外而言則謂之文聖神文武皆廣運之所發非於廣運之外復有聖神文武也故益於廣運下皆言乃者葢謂是德廣而運之乃所以為聖神文武也故惟舜之

德如此故皇天由是眷祐而命之起于側微之中玄德升聞遂受堯禪奄有四海而君天下故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然則益必言及此者其意蓋謂舜既以大禹克艱之戒惟堯獨能他人不可及故益言此謂舜廣運之德既侔于猷畝之中升聞于天朝上為天所眷顧下為民所仰戴則欲克艱厥后以合乎堯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此正益之意也

禹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

林少穎謂益既言舜德廣運為天所眷命民所愛戴于克艱之道可以優游為之矣禹于是又戒之曰帝雖為天所眷命然禍福吉凶本無常也人能順之而從道則天應之以吉其或從逆而不順道則將變而為凶是道也如影之隨形如響之應聲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其言舜雖有廣運之德尚當兢兢業業盡其寅畏之志然後有以盡克艱之道蓋益之言勉之于其始禹所以戒之于其終此說曲盡其妙吳𥁕古謂

作善則福在其中非于善之外復有所謂福作惡則禍在其中非于惡之外復有所謂禍譬之有形斯有影有聲斯有響夫豈判然二物哉此說極得大禹惟影響之本意故特存之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虞度也言天下無可度之事故謂之無虞與畢命

言四方無虞同意大抵天下之理多事之際中才之主亦知儆戒以居之惟無事之際則燕安鴆毒藏于中居安而忘危不知福者禍所伏雖聰明之主亦有時而惑卒至變起不圖有不自知故禹既以吉凶影響之理陳戒于舜益于是申言所以儆戒之道尤在于無虞之日自罔失法度以下皆無虞之日所當儆戒者也吁者疑怪之辭禹言吉凶禍福常理若無可怪而益必言吁者益益聞禹善言驚而為是聲爾故唐

孔氏謂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後設戒辭使聽者精審其言此說極是自古太平無事之世上恬下熙天下無事雖無爲而可以致治然好大喜功者則欲紛更舊章以逞已能恣行淫逸以快已欲優柔不斷者久安則怠於黜陟而賢否不分昧於聽斷而疑謀必行故益必以罔失法度者恐其紛更舊章也戒以罔遊於逸罔淫於樂者恐其恣行淫逸又戒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者恐其怠于黜陟而昧

于聽斷也益舜之時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視天民之阜夫何為哉惟謹守法度使不失故常而已故先言罔失法度若周公當太平之後作無逸之書亦以變亂先王之正刑為戒正此意也罔遊于逸者言人君春省耕秋省斂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則人君何嘗不遊但不遊于逸若周穆王車轍馬足遍天下為無益之遊也林少穎所謂不為已甚之遊是也罔淫于樂者淫過也過于樂若紂長夜之

樂謂淫樂林少頴所謂不為已甚之樂也任賢勿貳欲其一意用賢謂知其賢則一德一心共圖致治故謂之勿貳一有異念則貳矣去邪勿疑欲其果于去邪葢姦邪之人詭計邪謀足以固寵一知其邪當決然去之勿復懐疑使出其不意彼雖欲別生詭計有所不及一疑而不果則姦謀旋生雖去之或以招亂故去邪所以欲勿疑疑謀勿成說者多連上文解謂任賢而貳去邪而疑皆疑謀也故不可成余謂上言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即言疑謀勿成三句皆對之而下不可連文而解當自作三句解謂任賢欲其一意故戒以勿貳去邪欲其果斷故戒以勿疑疑謀足以敗事故戒以勿成疑謀如詩所謂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則謀之疑者苟行之非惟不能成事且將敗事故戒以勿成者謂既知其疑則不復强行以求其成也凡是數者皆足以蔽人君之心故既如此上文數事人君誠能戒而不為則一心之中明白洞達

無有蔽惑如浮雲掃盡太空廓然百志如之何而不光明哉人君特一心耳謂之百志者蓋天下百為之事皆關乎人君之心人君以一心經營百為是心一而志百故曰百志益既戒舜以不為工數事則百志廣明而其意猶以為未也故又戒以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欲其遵道而行政治則民自親譽于我若夫道而不行區區如後世移民移粟之君務行小惠故取民譽豈足取哉又戒以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者以

天生斯民立之君以司牧之將以人君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故人君當順衆心以圖治不可咈衆欲以從已故也又戒之以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者葢既反覆申戒如此又恐其行之不勤故又言舜於此數者能盡其儆戒之意躬而行之於心無怠于事無荒豈惟中國治而已雖四夷亦將來王葢極言其效以勉舜使之儆戒也林少頴謂無怠無荒猶所謂不倦以終之此說是矣蘇氏曰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

國語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其意謂諸侯見君有日見者有月見者時見歲見世見者日見者為日祭月見者為月祀時見者為時享歲見者為歲貢遠夷一世見者謂之終王此言四夷來王謂四夷皆講朝見之禮也林少頴謂益非不知舜之心不至如上所云而必諄諄告戒惟恐不及聖人智周萬物道濟天下為其兢兢業業者實未嘗須臾忘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益前既諄諄告戒使舜儆戒無虞而盡其所以致治之道故禹于是又言舜今日以德政養民已有成效尤不可不保其成使之至于無壞也於嘆美之辭既嘆美而又言帝念哉者謂今日德政已成其事誠美在帝不可不念其保之之術也葢莫非政也以德為

政則斯為善所謂善政者凡欲養民而已今舜之治以之水火金木土穀之六府則既已惟脩惟脩謂六者各得其性各致其利也以之正德利用厚生之三事則既已惟和惟和謂三者施之天下而不失其和也正德若所謂謹庠序之教是也利用若所謂穀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也厚生若所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是也是三者別而言之則謂之六府謂之三事合而言之則謂之九功六

府脩三事和則九功可謂有序矣有序非謂先水火而後金木土穀先正德而後利用厚生也特謂九者之功各得其序而不失其利爾九功既有序則民被澤懽忻鼓舞即此序而歌詠之故謂之九序惟歌禹言此者謂善政所以養民令六府三事脩和如此民皆頌而歌𢍰之則善政之養民于此無加為舜計者不必復求所謂善者惟思所以戒之董之勸之使此政不壞足矣此正大禹所以言之之意也林少頴謂

九者得其敘則天休滋至吾乃寅畏以享之此之所謂戒之用休其或不然則天威將至故督之以威而避之又以九功之歌播之于聲樂發揚蹈厲以自勸其意葢謂戒之董之勸之皆使人君自戒自董自勸然詳味文理似乎非是望君以此自戒其意乃謂令曰養民之政既已如此然六府三事皆斯民所日用者民情勤始怠終萬一養既久怠心一生雖人君以是為養民之具而民或忽而不念則安保不壞故

必戒之以休使知勤于此者必有無窮之美利董之以威使知怠于此者必有可畏之刑威勸之以九歌使之歌詠其事樂而忘勞如是則民皆將終身惟六府三事是賴共起而脩之則人君養民之政豈有壞耶是戒之董之勸之皆欲人君用此以勸天下之民說者皆謂脩六府和三事皆禹之功然禹身致其功而自言之豈夸其功以侈其君耶殊不知禹聖臣也既委質為人君任天下之責則視天下之事皆所當

為雖為之而功蓋天下亦不自以為功非特不自以為功亦不知為已之功豈若小丈夫稍有寸功即矜夸而以見知為說哉今其所以及此特因益以儆戒無虞為舜之戒故進此言使舜知今日養民之政既以如此在舜猶不可不念所以保之之術亦所以助成伯益進戒之意爾陳少南謂金木水火土穀六者財用所自出故曰六府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人事所當為故曰三事此訓釋府事二字甚善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禹前既陳今日六府已脩三事已和在舜不可不知念其所以保之之術故舜乃俞而然之謂言之當也既然其言于是又歸功于禹謂六府三事所以治者實禹之功也夫禹平水土而已六府三事禹未嘗加之意然乃以為禹功者葢洪水未平六府三事雖存而人孰蒙其利惟水土既治則地平矣地平則天時之運于工者人皆可以因之播種斂藏故六府自此

曰脩三事自此曰和是六府三事禹雖未嘗脩和之而實若有功于其間故舜所以先言地平天成而後繼之以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者葢言今日六府脩三事和皆由汝治治水之後地平天成故六府三事所以允治而萬世永賴其利則汝前所陳養民之政雖保之在我而其功實原于汝也且以今日觀之天下之民皆安然無事饑食渴飲曾無憂愁困苦之患皆禹之功然則禹之功安得不為萬世永賴

雖然又豈惟萬世而已其曰萬世云者姑取其數之多而言之耳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此言舜將禪位于禹之事不與上文交接禮記八十九十曰耄耄之為言昏也百年曰期頤期要也頤養也謂年老不知衣服食味惟要孝子頤養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終堯三年之喪時年六十三更加宅

帝位三十三載時年九十五在耄期之間故兼耄期而言之舜之意謂帝位甚大惟兢兢業業勤而行之方可以稱其責今舜年在耄期倦于勤勞之事故呼禹來而謂之曰朕倦于勤汝惟不怠可以代已總率天下之民夫舜上聖之資繼堯之緒年至耄期方倦于勤而求巽位又必命禹之不怠者是古人君常以天下為已憂不以得位為樂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惟帝念功

舜既讓禹以位禹謙遜不敢當而讓臯陶故其言朕德罔克謂我德不能勝其任民不依附我惟臯陶邁種德惠澤加于民兆民允懷實可當帝位帝念其功而授之蘇氏謂邁遠種德如農夫之種殖也其意謂衆人有德于民必期其報惟臯陶遠種其德無求于民而民自歸之此實人之所甚難故禹所以舉此為

讓臯陶之辭也禹讓臯陶既言其種德使帝念之于是又言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以見禹之注念常在臯陶也蘇氏則謂禹既稱臯陶之德因以是教舜使舜念德其說雖可喜然上文言帝念哉下文言惟帝念功皆是禹讓臯陶稱其德使帝念之不應于此使舜自念其德故當皆為禹讓臯陶之辭解之諸儒雖多有作讓臯陶之辭解之然其說不同王氏則謂念此人當知此人有可念之道

釋此人當知此人有不可念之理名言此人當察此人之賢否此事之是非允出于此道則當察此道之可否益禹以謂臯陶有可念之功無可釋之事名其人則有德言其事則民懐舜允出于禪位則臯陶在所當念不在所當釋陳少南謂念茲在茲者禹戒舜以念臯陶也名言茲在茲者禹自言臯陶之功也舜念此則臯陶當在念慮之間及其久也念之熟矣舜雖欲釋臯陶不可得也禹名言臯陶之功常在臯陶

然言有窮而情不可窮禹于不言之間其情未嘗不允出于臯陶也此二說雖作禹讓臯陶解然不如林少頴之說為當少頴謂禹之讓于臯陶也葢以謂我心念其可以受帝禪者惟在臯陶捨臯陶無人能及之者則可以受帝禪者亦惟在臯陶故名言于口以為在臯陶允出于心亦以為在臯陶謂己之反覆思之無有以易此說極當禹既言臯陶可以當帝位故告以惟帝念功謂我前念臯陶如此可用令帝念其

功而用之也林少頴謂朕德罔克正如舜典所謂舜讓于德弗嗣也

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恊于中時乃功懋哉

此舜因禹之讓皋陶于是稱美皋陶之功以勉之也刑所以正民之不正謂之罔或干予正者猶云罔或犯于法也舜之意謂此羣臣衆民所以各率理循教無有一人敢犯于法者實惟汝皋陶作士師之官于

用刑之際不務刑人殺人惟以教人為主教之不從則明五刑以輔五教之不逮其所以期者直期如我之欲治故于施刑之際必欲刑一人而天下皆有所懲莫敢犯法可以致無刑之効然後始刑之此舜之時所以民皆合于中道而無一人犯法者實臯陶之功也臯陶可不勉哉此正舜之意也大抵制刑以防民者君也體君之意以用刑者臣也儻君有愛民之心而臣不能體其忠厚而慘酷行之則君雖有是欲

將誰從其欲哉惟舜之刑非務刑名本欲輔教而臯
陶奉行又能期如其所欲一刑之施必欲至于無刑
此其功舜所以談不容口也林少頴謂此節正如使
禹宅百揆禹讓稷契暨臯陶舜既不許其讓則更稱
三人前功以勉之故言時乃功懋哉蓋舜之意已決
欲禪禹令禹既讓于臯陶故舜述其前功以勉之未
嘗言及禪位之事蓋其意已述于禹不可易其美臯
陶乃順適禹意少頴又謂禹宅百揆讓于稷契暨臯

陶此惟讓臯陶而不及稷契者案史記稷契皆帝嚳之子帝嚳崩而摯立摯崩而堯立堯立七十年而使舜攝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終堯之喪三年而後即位即帝位而後命九官當命九官之時稷契葢年百有餘歲舜即位三十三年而後禪禹此時稷契之徒葢已死矣此亦似有此理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舜既推美皐陶之功皐陶于是推本其所自以謂非
舜之盛德則已亦不能成此功也帝德罔愆者謂帝
之德無有愆也葢不以喜怒好惡而用刑賞則有司
得以奉公守法而行其志臨下以簡御衆以寛者謂
工無繁苛之法則無暴虐之政惟簡故寛也罰弗及
嗣賞延于世見聖人用刑賞之法本于人情人情倖
于用賞而屈于用刑也宥過無大謂過誤所犯雖大

必宥刑故無小謂不忌故犯雖小必刑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張彥政謂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則其罪為可疑輕之可也可以賞可以無賞則其功為可疑重之可也解此二句語法甚當但未甚分明與其殺不辜寧釋不經謂其罪在可不可之間者與其殺腦于非辜寧縱有罪而失于不經此大舜不忍用刑自臨下以簡至寧失不經皆舜明慎用刑忠厚之至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民皆知上不忍刑我而以君子長者

之道自待而不輕于犯法此不犯于有司臯陶所以推本為舜德之所致也夫舜以罔或干予正為臯陶之功臯陶復以不犯有司為舜之德君臣之間豈徒為是虛言以互相稱美哉舜非臯陶則雖有忠厚之心無人推而致之于民臯陶非舜則雖欲推人君忠厚之心以致之于民而無其君則無所稟令有是君有是臣此舜所以得從欲以治臯陶所以得推舉而行蘓氏謂舜讓臯陶故稱其功以勉之臯陶憂天下

以刑雖足以致治故推明其所自以為無非常之至德則不能至余謂穌氏此説雖善但謂臯陶為能推明所自非帝至德不能至則可謂憂天下後世以刑為足以致治故推明所自則不可林說並見拙齋全解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胡益之謂舜知天下之治本由于已非臯陶之功以禹之所推如此而義不蔽善故舉言之及臯陶推明舜德所致則舜不復虛飾祇言俾予從欲以治夫舜

禹臯陶君臣之間相與以誠若果如盆之之言則舜之美臯陶乃姑為是云耳非出于中心之誠然是何待舜之淺耶況制官刑者君也順君意以行刑者臣也則臣之能事莫大乎使人君從欲以治今臯陶能使舜從欲以治則能畢人臣之事矣舜以是稱之正所謂美其功之極致者安可謂舜知功不在臯陶故秖言從欲以治哉然則舜言及於此者葢謂吾前美臯陶能明刑以弼教期如我之所欲治以此為臯陶

之功臯陶乃辭不敢居推明所自本于我之德化故民不犯吾不忍臯陶有是功辭而不居天下後世無自而知故再申美其功謂我本心期於無刑而汝乃能從我所欲而致于無刑故四方皆喜人君以君子長者之道待我而亦以君子長者自期靡然向善如風之動懽忻鼓舞日趨于善此實汝之美也陳少南廣其意而為之説曰從欲者不拂吾之本心舜之本心不在用刑特以天下無刑則惡不知懼善不知勸

故不得已制刑命臯陶掌之使臯陶不能納民於無刑必拂舜之本心惟其能致民於無刑故舜得以慰其心故申言從欲以治所以盛陳其美也此説得之林少頴謂臯陶歸功於舜不敢自有其功舜不以盛德自居而又推美于臯陶更相稱譽夷考其實未有一言溢美於其間由此言之則胡益之之謂舜姑為是云者何待舜君臣之淺耶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

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舜既歷數禹之功而禪位之事也注意在禹而不可易迨禹讓于皐陶帝雖美皐陶而卒不言其讓故至此申言攝位之事且直言歷數在爾躬謂天命已歸不可辭也林少穎謂來禹猶言格汝禹洚水者洪水之異名說文洚洪皆胡公反二字義同可通用先儒

從經文作誕降嘉種之降同其說以水性流下故曰降水此葢不然水性下流逆行所以為害堯之洪水說者皆以謂堯時有如此變異胡文定則以為自開闢以來水行者未得其所歸非堯有以致之乃事勢之自然非忽然而有今舜必曰儆予者葢聖人雖無事猶不忘於儆戒況洪水方割聖人豈謂非已所致而不畏天之戒歟此舜所以必言洚水儆予也洚水之患無人能任其責惟禹能體舜之意而成允成功

則當時之人莫賢於禹也衆人之於功皆急欲其成凡立一功必期成於朝夕雖拂忤民有所不恤惟冀其成爾何暇求人之信不信哉惟禹則不然雖任治水之責而不敢要廹效圖速成先有以信服於人然後始敢施功如洪水之害以禹之智豈不能速去哉必俳徊八年不入其門至十有三載乃始有成者蓋不急於功之成不成必期有以信服于人而後始冀其功爾此舜所以獨賢成允成功者蓋衆人皆畢於

成功而禹乃能成允成功所以為尤難及也舜既以成允成功為禹之賢然又謂衆人有是功必恃其成而怠心或生安能勤矜其成而夸心或生安能儉惟禹有是功而不自以為功方且勤于邦不以其已成而怠方且儉于家不以其已成而夸其處心常慊然未嘗有一毫盈滿假大之心此所以為尤賢故舜又言惟汝賢以申美之也舜既賢禹有功而不自滿假故於此又言汝之有功不自滿假豈惟我賢汝爾天

下莫不賢汝而不敢與汝較功爭能也凡人之情於人有寸長者孰不欲永有以成之縱不求勝亦必謂我亦能是不獨彼能而已豈肯漠然自謂我不能而不敢彼較哉何者好先人而不忍後已天下之通患也今有好先人不忍後已之人而乃能漠然自處以無能而不敢與人爭者非好勝之心向也存今也亡益惟人之有能有功者不以是能是功夸耀于我彼尚自視若無能無功者吾雖與之爭將誰與之爭哉

此禹之能所以人莫敢與之爭能者非不敢也禹不以是矜之彼雖欲與之爭不可得也禹之功所以人莫敢與之爭功者亦非不敢也禹不以是伐之彼雖欲與之爭不可得也益矜與伐皆是以我之所長夸耀於人也我既不夸耀於彼彼與我初不相涉宜其不與我爭也若相如避廉頗方且引車而避無心於服頗也不與之度長絜短爾及其終也頗乃負荆請罪此豈非我不以所長自居彼無所與較故自不容

不服者禹之不矜不伐而致天下之莫與爭觀此可見舜既極言禹之謙德如此大功如此謂其必可踐帝位故斷然告之曰我實懋盛爾之德加美爾之績汝之德如此則天之歷數在爾躬汝雖欲辭之不可得也終當升帝位少頡謂是時方命以居攝未即帝位故以終陟言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舜前既謂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故此以心學之妙傳之於禹蓋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苟不正則作於其心害于其政雖堯舜不能以善治故堯之授舜既告以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宜舜亦以命禹也心一而已豈有二哉此言人心道心者蓋喜怒哀樂之既發是心出與人接故謂之人心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心冥與道俱故謂之道心其實一心耳由其有已發未發之異故有人心道

心之殊也方喜怒哀樂之既發也一不中節則有動天地傷陰陽之和者可不謂危乎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寂然無有可不謂微乎心者中之所在也中者治天下國家之要道也人君執中而治天下而人心乃危而難安如此道心乃微而難明如此中將何自而見哉故舜之戒禹必謂中固不離于此心然人心則危而難安道心則微而難明汝必欲執中治天下不必他求惟專精守一精則不

雜一則不二不雜不二則神全而天理昭徹吾於是即是心而求其所謂不偏不倚卓然中立者允而執之則出與人接時中亦不離乎此心何危之有冥與道俱中不離乎此心何微之有自其精一之理未全而言之則有人心道心之别自其精一之理既全而言之則人與道融非惟一心反觀而照惟其所謂中者卓然特立于方寸之中初不知孰為道孰為人也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治天下國家者患不當其可而

已苟當其可則雖堯舜之授不為泰湯武之取不為貪伊尹放君而不為篡周公誅兄而不為逆宜堯舜禹必以此為相傳之懿也舜既授禹以心傳之妙然又恐禹未盡精一之理反求其心未知中之所在或滋其異議而失其固有之中故又告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益謂吾前所謂允執之中非由外鑠我也惟人精一之理未盡則是中隱于吾心而人皆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苟精一之理全則如將橐取

物近在目前汝今惟盡精一之理足矣不可謂求之吾心而不得而求之于人至于無稽之言有時而聽弗詢之謀有時而庸若然則去中益遠矣舜言及此誠以天下與人其事甚大既告以心傳之妙又恐其萬一自信不篤則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故雖禹以聖受舜亦必極其弊以反覆詳告之也無稽之言說者皆謂不考于古謂之無稽弗詢之謀說者謂不咨于衆謂之弗詢此說允當葢言而能考合于古謀而

能咨訪于衆則所言所謀必合于中道惟無稽弗詢皆私意曲說背道益遠實中之大害舜所以切戒於此焉無稽謂之言弗詢謂之謀唐孔氏謂言是率意為語謀是預計前事余謂此釋言謀二字極然但此說言與謀皆隨意立言非有取予于其間故不若林少頴謂曰言曰謀或聽或庸益隨意立言非有深義此說然矣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舜既戒禹以執中治天下之道至此又告以君民相須之理言民當愛君君當畏民也唐孔氏謂可愛非君者謂民之可愛豈非君乎言可畏非民者謂君之可畏者豈非民乎如詩北風言莫赤匪狐莫黒匪烏謂莫赤者非狐乎莫黒者非烏乎與此文勢正同舜既言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又言衆非元后何戴后非

衆罔與守邦者謂民所以愛君以民以君爲命非君則無奉戴至于無主而亂故民當愛君也君所以畏民以君或失道則民叛之君非得衆則無與守國故君又當畏民也舜既言君民相須至相愛畏如此故戒之以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以君民之相須如此在禹不可不欽其事以慎守其位而所以慎守其位又在敬修其可願可願謂人君所願欲之事人君之願欲不過欲人心愛戴于我我能得衆以守邦

而已舜上言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是已言人君所願欲之事故于此又言敬修其願葢欲其盡夫在我使民戴于我而我得之以守邦也既欲敬修可願又恐禹修之或有不敬故又言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謂人君可願固在得民儻不能修其可願而使四海之民至于困窮無告則天祿永絶謂其不得人則無與之守邦宜乎天祿所以永終人君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皆得於天之眷顧故言天祿唐孔氏則

以屬于上文謂人君能慎有位修可願撫育困窮勤此三者則天之禄秩常終于汝身夫經但言四海困窮孔氏增撫育二字以解之豈有此理一說謂戒禹使慎有位修可願于四海困窮之民又當以天禄長及之所謂推恩以長終其身然此說于經文雖順但不貫穿上下文意故皆不可從也舜之志其欲禪禹也益已斷然而不可易至此既反覆告戒然又恐禹或再三辭讓有拒成命故又告以惟口出好興戎朕

言不再其意蓋謂吾之言已出諸口言出于口而善則能出好謂能出好言也言出于口而不善則能興戎謂能興誅殺也口為榮辱樞機如此我言其可再發乎蓋欲禹之必從也陳少南又謂天位人之所覬也人君授受之際呼吸出乎口則易致兵戎之事苟或依違未決未有不為魯子翬宋與夷之禍者今舜之言其可再乎少南此說蓋以好謂其口之所出多好興兵于義亦通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禹前讓于臯陶帝不允而復以禪位之事命禹禹無所與讓于是請帝枚卜功臣擇其卜之吉者而授之

枚卜漢孔氏謂歷卜之唐孔氏推廣其義謂禮銜枚氏以銜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二枚則枚是籌之名其曰枚卜謂人人以次歷卜若枚數然此說是

也禹既請帝枚卜擇吉者授帝于是言不必再卜之狀謂帝王立卜筮之官于占問之際惟先斷其志然後始即命于大龜以決之昆後也元大也昆命于元龜謂後命于大龜舜之志其欲禪禹已先定于中矣而又詢謀于衆而衆皆同辭以為在禹人謀既從則鬼神依人而行自然依其所謀而于卜筮之間無不從矣如洪範之稽疑必先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始謀及卜筮也舜謂自我斷于志則禪位

之事既决在禹稽之卜筮無不協從則汝又欲使我枚卜卜豈能習吉哉少頴謂習重也如習坎之習不習吉猶言無所事于重卜余謂以習訓重極當但此言卜不習吉而少頴謂無所事于重卜則于文勢不順舜之意葢謂我前卜汝已吉矣今若又枚卜之豈有汝既已吉又更有人與汝重疊而吉哉卜筮既信决不如是之不可憑也唐孔氏謂帝此言則帝既謀既卜方始命禹今禹又言枚卜者必當時帝與朝臣

私謀私卜禹不預知故請更卜也恐亦有此理禹拜稽首固辭者葢言禹又不敢受帝之位于是再拜而固辭焉古之人于賔主授受之際必三辭三讓然後成禮況于受天下之重禹敢易而為之哉故必辭讓至于再三再三辭者皆出于其中心誠然非勉强而為之如漢文帝入自代抵東向讓天下者三南向讓天下者再此亦知天下之不可輕受也故文帝刑措之治其端葢始于此若夫飾情釣譽為不情之讓以濟

其私若王莽之所為乃舜禹之罪人也毋者禁止之
辭止之使不復讓也惟汝諧者惟汝可以當此元后
之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辭既不獲矣於是正月之朔日受命于神宗神宗堯
廟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大
禹謨虞書也所稱祖宗必指有虞之世而言之蘇氏
云受天下于人必告于其人所從受天下者此論是

也益舜前居攝之後即察璣衡類上帝輯五瑞覲羣后今禹又居攝故其所行之事皆如帝舜攝位之初則此若字益訓如與舜典載廵守言如初同意先儒乃以若訓順謂順帝舜初攝帝位之事余謂奉行故事之說則固然矣若以若訓順則未然也說者乃謂授禪則與舜同受終文祖係于虞書至禹受命神宗乃不係于夏書豈帝之與王必有隆殺殊不知禹謨本夏書孔子序正以明三聖相授守一道余前已詳

辯于堯典矣又豈知受命神宗不係于夏書乎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三旬苗民逆命

林少頴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益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尊為天子

益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之征有苗益在
居攝之後而其稟命于舜禹不敢專也禹既承帝之
命于是合羣后共征不庭益古者有負固之國則天
子議討罪之辭以告諸侯然後方伯連帥率諸侯以
征之禹既會諸侯之兵于是誓于衆而告以往征有
苗之意自濟濟有衆以下至其克有勲皆誓衆之辭
也有會必有誓自唐虞以來則然矣而禮云有虞氏
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

之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穀梁子亦曰誥誓不及五帝此皆附會之說不探本原豈有承天子命以討有罪而不會諸侯者又豈有軍旅之事欲衆用命而無誓以警之者哉濟濟言其盛也禹謂此濟濟之衆當聽我誓命惟此有苗蠢動作亂昏昧迷惑不明上下之分乃不恭上命于教命之施皆侮慢而輕忽之常自以為賢此即帝前所謂有苗弗率者也惟其不率教如此故以道則反之道者當順

而行之乃反正道而從邪道也以德則敗之德者當自得于已乃棄而不修至于敗也惟其反道敗德則以正為邪以善為惡故君子則棄之在野小人則用之在位小人得位則剥下附上民棄不保民既不保則天乃降災此益深言有苗積惡如此民既不歸則天必不與我不可不征也故禹于是謂我奉天討罪之辭以伐有苗爾衆尚庶幾一乃心力則能有功以報上矣此益勉之之言也禹既率諸侯以征有苗至

三旬而猶不服故作書者紀以三旬苗民逆命謂禹奉命討罪而苗尚逆命未服也漢孔氏謂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有苗所以生亂此說不然要之苗民逆命但是昏迷不恭耳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

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禹征有苗既逆命益是時亦從禹出征見苗負固不服不可以威制乃以言贊佐于禹欲使之班師振旅以德懐之謂德上可以動天旁可以及遠茍處心自滿反自招損惟謙者乃可以受益虧盈益謙乃天道之常益言此蓋欲禹以謙冲為德不與苗較使自脩德則彼自服也益既言謙受益之説于是舉舜之事

以為謙受益之驗謂舜當側微居于歷山不得意于父母舜不敢歸咎于父母方且竭力耕田供為子職于耕田之次日日號泣上以哀籲于天下以怨慕父母惟自任其罪引咎于己不敢以為父母之失惟舜以謙冲之德自居不以父母之不我愛為怨行之不已故一旦敬以事見瞽瞍夔夔然恐懼雖恐懼亦不失其齋莊嚴慄之容惟其如此故雖瞽瞍之頑亦信順之夫舜不得意于父母號泣于旻天誠意上格天

心密相使瞽瞍至于允若是至誠且可以感格于神明況此有苗人爾茍謙以自居不以其不服而歸罪于彼反而自修則何苗之不可格哉此正益贊禹之意也說者謂此言舜居歴山之時瞽瞍已允若及堯典言舜未舉之前而三惡已不格姦是舜于彼時父母兄弟各已和睦至孟子萬章問言舜乃有焚廩揜井之事與象欲分倉廩干戈琴弤之說是舜于堯既舉之後三惡猶欲害之安得為允若不格姦若以

允若不格姦之說為然則萬章之言必是無有此事余謂孟子以咸丘蒙之問非舜實事孟子則辯之謂此非君子之言今萬章問三惡共謀殺舜孟子不辯方且一一教之是當時實有其事明矣不格姦者前已詳辯于堯典不復言允若者唐孔氏謂信順是舜以至誠敬見瞽瞍瞽瞍見其誠時適信順益于贊禹之際將使禹知至誠必能感物故以此為言爾益既以修德來遠之事告禹禹于是拜其善言且猶俞而

然之遂班師振旅而歸也班師還師也振旅復整理其衆也益謂禹從益言還師于有苗之國自有苗歸至京師乃復整理其衆也禹既班師旅而歸舜于是大布文德以懐來之偃兵不用而舞干羽于賔主之兩階以示偃武修文之意故苗民知舜待之之意非樂于誅殺其遣禹徂征者乃前此既竄其君又分北其民我猶不服故不得已而征之我既逆命即不再加誅戮反自責已益務修德彼之待我既如此我其

可自絶于彼乎是宜其退省至于七旬舉國而來格也干盾也舞者執之為翳蔽簡兮之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葢文舞也帝敷文德而舞文武者切意此言兩階必當時或舞文或舞武于主階或舞武舞文于賔階亦示揚揚之意但經文不備不可强通姑意之云爾夫舜文德何時不誕敷至此始言誕敷者葢作書至此見舜責躬自反不與苗較而修文德故以誕敷之言非謂前此未之有至此始敷布也林少頴

云唐虞之世聲教所被訖于四海之外不服者惟有苗一國而已以天下之全力而制一國之逆命何難之有而舜禹懐之以德待之以寛還其君而不服則為之分北其善惡而析居之分北而猶不服命率諸侯而征之亦不責其必至也又為之班師能使之自服葢自苗民始叛至于是凡五六十年然後得其心說誠服聖人優游寛大之政非後世所能及也

尚書詳觧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詳解卷四 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　士　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　録臣常　循

謄録監　生臣許　浚

尚書詳解卷四

宋 夏僎 撰

皐陶謨

皐陶謨曰若稽古皐陶曰允廸厥德謨明弼諧

據皐陶謨一篇從首至尾雖皆是禹與皐陶相答問之辭其實是陳于帝舜之前故揚子雲謂皐陶以智為帝謨史記謂帝舜朝禹皐陶相與帝前陳此法則知

實陳于帝舜之前明矣首言臯陶謨曰者每篇必揭其題于首作書之體皆如此繼言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者葢作書者謂順攷古之臯陶其陳謨有是言也蘇氏謂此若稽古在書有四于下皆言其為人之大畧堯曰放勲欽明文安思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皆所以稱其人之德其說謂世稱

臯陶之德臯陶信能蹈而行之盛德之人通于至理而無間故其謀事也明合于大公而無私故其正人也和此說觧經文雖順與前篇之體雖同然言禹曰俞如何則是因臯陶既言之後然其言而問其果如何也禹既問其言果何如則此允廸厥德謨明弼諧當為臯陶之言不當為史官美臯陶之言矣蘇氏既以此為稱臯陶之德于下禹曰俞如何其文無所屬乃為此下當有缺文夫觧經不通即以脫文斷之則

經之難通者皆可強為之說此病于學者故不敢從惟從舊說作臯陶之言觧之而又皆不同孔氏謂臯陶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夫以謀明為廣謀聰明以弼諧為輔諧其政上加廣聰二字下加其政二字豈不贅哉王氏以謂廸道也允迪厥德謂所行之德允當于道能允迪厥德則心徹于内而思慮不蔽以之成謀則明智徹于外而視聽不悖以之受弼則諧夫臯陶直言允廸厥德而已

王氏乃加道字直言弼諧王氏乃加受字其辭亦贅故不若林少頴之說爲當少頴謂劉昫信以此廸如啟迪之廸如冏命曰廸上以非先王之典是也言人臣欲以至誠啟迪人君之德則其謨不可以不明謨不明則不能開陳道義以啟迪人主之德謨明矣而欲弼人主之爲則不可以不諧弼不諧則詆訐太甚非所謂優游饜飫而入之也謨明弼諧則事君之義盡矣下文禹曰俞如何即是禹問臯陶所謂謨明弼

諧者如何也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以下謂謨之明弼之諧者乃此言詳攷少頴此説頗貫上下文意故特從之但少頴既以此二句為臯陶之言而若稽古之下不稱臯陶之德大禹謨若稽古下乃有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之言遂謂此二句亦非稱禹之德但作書者謂禹成治水之功聲教訖于四海然後為帝陳謨故言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自此以下皆禹祗承于帝所陳之謨少頴自知

其說頗迂回乃曲為之說謂典謨皆稱若稽古而其辭則異典主于記載堯舜之事謨主于記載禹臯陶之言殊不知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詳味文意實所以美禹之德豈可因臯陶謨不美臯陶之德遂謂此非所以美禹乃述所以陳謨之故哉蓋作書各自有體正不可求其必同而强為之說且如虞書五篇四篇言若稽古益稷獨不言又豈可强為之說哉故少頴之說不敢以為必然之論

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

臯陶前既言人臣欲啓迪人君之徳謨不可不明弼不可不諧禹于是然其言遂問謨明弼諧之道當如何臯陶既承禹問于是言都以善其問遂言其所謂謨明弼諧者下文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只此數語用以啟廸于君則其為謨豈不明為弼豈不諧哉臯陶之意謂人君誠慎修其

身不苟目前之利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直欲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思永如此而又能惇厚以次序九族又得衆明之臣勉勵輔翼則設施注措雖在目前而自近及遠實不外乎此道故言邇可遠在茲謂自近而可推之遠者實此道也詳玫文意理正或然先儒則謂臯陶之意謂能慎其身厚次九族則衆庶明其教而自勉勵戴于上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其意以上兩句為

政治之本下兩句為政治之效至王氏之徒則又曰身立則政立故臯陶先言修身能修其身然後可以齊其家故繼之以惇叙九族家齊而後國治故繼之以庶明勵翼國治而天下平故繼之以邇可遠在兹其意以修身為本以下三句為馴致之效然詳文意皆不如前說又在學者深思而去取之

禹拜昌言曰俞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

孔壬

臯陶既爲禹陳修身而致邇可遠之道禹于是拜而俞之謂臯陶之言切于治體故拜而服其言且稱俞而然其言也臯陶猶以其言爲未盡故又推廣其義謂在知人在安民其意蓋謂人君所以慎修其身惇叙九族復賴庶明左右勵翼者凡欲自是推之以知天下之人以安天下之民也蓋能知人則無賢之不

用能安民則無一民不得其所治道至此蓋無餘藴宜乎臯陶所以必為禹推廣而言之將使禹知向吾所以必欲人君修身親親尊賢者意蓋在此也臯陶既為禹推廣其義謂在于知人安民禹于是謂自修身親親尊賢推而至于知人安民其效如此宏大故稱吁者所觀變于前所聞聳于後不覺卒然而驚故為是歎辭也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猶云皆如是雖帝亦難之也說者多以此帝為堯謂堯之朝驩兜黨共

工害于知人三苗不分泒寡不卹窮匱害于安民堯不能去至舜臣堯乃始去之是知人安民實堯所難林少頴謂不然舜為天子凡羣臣稱帝皆指舜不應為堯前大禹謨帝德廣運觧已詳辨之矣兼張横渠亦以此帝為舜難此二者故去四凶故少頴亦謂四凶之誅在舜歷試之時雖知其大奸大惡然未有可誅之罪故堯繹而不誅非憂之畏之而不敢誅也兼分北三苗乃舜踐位三考黜陟之後始分北之堯未

嘗遷有苗苟必以惟帝其難之為指堯而言則是禹意以堯未能盡知人安民之道故憂驩兜遷有苗畏巧言令色孔壬誠如是則禹之言乃所以貶堯非所以稱美有善則稱君之義切料禹之意必不昧此少頴謂禹言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者謂臯陶之言如此帝當難其言而行之也所以在于難其言而行之者蓋知人始于尊賢由尊賢而推之至于哲則無所不知無所不知則能官人安民始于親親由親親而推之

至于惠則無所不愛無所不愛故黎民懷之此蓋所以推廣臯陶之言而發明其義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則盡乎知人之道而知不可勝用也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則盡乎仁民之道而仁不可勝用也仁且知聖人之事盡矣此所以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可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也少頴此說極當四凶皆舜所畏但禹言驩兜三苗共工不及鯀者馬融云禹為父隱亦有此理此言實是舜先儒多以為堯而難之之說

又皆多以為堯不能盡知人安民之道頗以貶堯惟
少頴作苗鮮而就中其說又最可采故又存之少南
謂堯之知人安民與後世不同堯之於人固無有不
知者見其間有未可以賢否判者聖人姑亦容之故
以知人為難也堯之于民固無有不安者見其間有
未可化者聖人亦誅殺之故以安民為難也且如堯
知共工共工主驩兠堯亦知驩兠也奈何驩兠在位
久矣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之患堯猶未有以

去之何以大慰斯民哉未有以大慰斯民而誅戮遽行于舊臣在堯有所未可知前所未可以賢否判者驩兜之類是也故於既老之時亦非堯之本心也堯之意謂竄一人則一人不安遷一民則一民不安然忍于一人之不安故二事皆謂之難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既以知人為難皐陶于是又為詳言知人之道謂苟得其要則為之亦不難矣中庸曰取人以身言必

已有是德然後可以求之于人也臯陶告禹以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者其意正謂用人之道必在履之于身者先有是九德然後可以言他人之德也臯陶告禹既欲其先有諸已然後求諸人然恐托之以空言不考以行事則衒玉賈石者或得以厠迹其間故臯陶又告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事也葢謂我言是人有是德不可徒言也必告於衆曰是人也有是德非虛言也其載而行之者實有是事以驗其

有是德也謂之載采采又見其行者非一事其可驗者非一端也如四岳薦舜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此所謂言其人有是德也繼又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此所謂乃言曰載采采也楊龜山謂知人安民皐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皆知人之事天叙有典而下皆安民之道此說甚當

禹曰何皐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臯陶既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故禹于是問以九德之目問德之目而曰何者其目果何如也禹既詢其目臯陶於是以九德之目告之自寛而栗至彊而義人之德不出于此九者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君子之德必至于成然後為行德而不至于成則德非其德也寛而不栗柔而不立至于剛而不塞彊而不義皆非成德也德之不成不為我有惟寛而能栗柔而能立至于剛而能塞彊而能

義然後謂之成德自非聖人則或得其一或得其三或得其六但能至于成德而不至于一偏者皆可用之才也寬者易失于放縱故貴於栗栗謂莊栗也柔者易失于懦弱故貴于立立有立志也愿款朴謹愿之人也款朴謹愿者常畧于外貎故貴于恭亂謂有治亂之才也有治亂之才者必恃才輕物故貴于敬擾馴也亦安也馴理安分之人多失于無斷故貴于毅毅謂果毅也直者常直情徑行多失于不能容物

故貴於温欲濟以温和也簡者寬大率畧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遺細故簡率之人常不謹細行不修廉隅故貴于廉剛者當官而行無所避忌然色厲而内荏者故貴于塞欲其内剛健而篤寔非外剛明而内乃柔懦也强者執己所是不為衆撓然强明自任者多任情違理動不合宜故貴于義欲其合宜也上九字皆人之性質所固有者其下九字乃所以長救其失輔成其德恭之與敬剛之與强其義則同唐孔

氏謂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失于外儀故言恭以表其貌亂者輕物內失于心故稱敬以顯其情剛是性强是志剛則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强則執己所長不為衆撓此說是也臯陶既言九德之目又言彰厥有常吉哉者言雖如此九德觀夫人才成不成又必其德之有常者然後可以為德一作一輟未足為德也且以一德之常明之如霍光可謂有濟亂之才耳而其為人在漢武帝左右小心謹德未嘗有過是其

能亂而敬而其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者二十餘年此其亂而敬之有常者哉武帝以是知其可用故其末年托以遺孤卒能擁昭立宣不負社稷之寄彼一德有常其效如此况于九德咸事其效宜如何哉皐陶以是為知人之要信彰厥有常哉此德惟一動罔不吉也有徵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皐陶上既序九德之目故此又論天子諸侯大夫所

治有大小故用九德有詳畧天子所治大故兼九德

而用之下文所謂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者是也諸侯

則狹于天子矣故于九德之中用其六德而足大夫

又狹于諸侯故于九德之中用其三德而足夫所謂

三德六德者特謂諸侯大夫所治者狹于天子不必

兼用或九分得其三或九分得其六已足致治不必

指定其德已充三六之數鄭氏乃謂三德簡而廉以

下六德亂而敬以下信斯言則直而温以上諸侯大

夫皆不可用天下豈有是理耶宣達也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者言卿大夫當日日宣達九德之三使之治明其所有之家也漢孔氏以浚訓須謂夙夜以思之須明以行之以浚訓須無據兼此文意亦不如是惟馬氏訓為大陳少南訓為治訓浚謂大謂使之夙夜大明有家之事訓浚為治謂使之夙夜治明有家二説雖皆無據然文意上下却通故特從之要之此二訓少南又長又何以知之葢古字多通用書有

濬川謂治而深之之謂也則此浚字訓治亦有理也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者言諸侯當日日敬重六
德之人使之弼亮其事于所有之邦既曰嚴又曰祗
又曰敬但是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已不必如王氏
曲生分別也浚明有家亮采有邦說者多謂大夫有
三德可以有家諸侯有六德可以有邦其意謂有三
德者可以為大夫有六德者可以為諸侯夫王朝之
臣尚用九德豈有諸侯分治一國乃只用六德之人

詳此文意正謂大夫當宣三德以浚明于有家諸侯當敬六德以亮采于有邦非謂三德者使之有家六德者使之有邦學者味上下文自然可見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臯陶上既言卿大夫當用九德之三諸侯當用九德之六此又言天子當衆九德而用之也翕合也翕受謂于九德之人兼收並蓄合而受之敷布之也敷施

謂既合而受于是敷而施之於職位之間使各治其事各任其官也惟人君能翕受敷施故九德之人皆任其事俊乂之人皆任其官孔氏謂俊乂為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焉馬鄭云才能過千人為俊百人為乂要之才無大小皆使之居官有職位也既言百僚又言百工者僚其官屬也工其事也猶言百官僚屬皆相師法則以之治百事皆得時也惟百官皆以時興故能順乎五辰而庶績皆成也蓋五辰者金木水

火土之辰是五者分配于四時木王春火王夏金王秋水王冬土王四季百工之事皆因是時而作也今也既能惟時宜乎其能撫于五辰也能撫于五辰則庶績之成亦理之宜矣此又臯陶極言用九德之效以勉人君使勤于用人也孟子曰晉平公之于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禄今臯陶言翕受九德必至於九德之咸事俊乂之在官可謂能與之共天位

治天職食天禄矣葢百官既得其職以撫順于五行之時五行既得其順矣則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草木茂此庶績所以其凝也自翕受敷施至于庶績其凝此天子官人本末之先後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臯陶前既言人君當翕受九德敷施于庶位而致撫五辰凝庶績之效至此又恐溺于逸欲而致于曠官

故又言人君之所爲諸侯之所法也不可教逸于有邦之諸侯惟當兢兢而戒慎業業而恐懼所以然者誠以人君任天下之責萬務叢于一身而其事皆微而難察一不克慎則所失甚微所敗甚著故人君當登顓賢俊共成治工不可曠廢其官以人君所治之事皆天之工天不能以自治必須人以代治之也下文言典禮命討皆本于天而人奉行之皆所以發明天工人其代之之意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臯陶上既言天工須人而代治故此又申明其代人以治之理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是五者彝倫實叙于天然天能叙而不能使之加厚必勑正以我之五典然後有惇厚之風五禮謂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凶禮

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是也是五者其等差寔秩于天然天能秩而不能使之有常故必因我之五禮然後可以常行而不惑夫天叙之典待人以嘉厚天秩之禮待人以有常則君臣之間可不同其寅畏協其恭謹和其衷善相與共行典禮故臯陶于典禮之厚所以必言同寅協恭和衷也林少穎謂既曰寅又曰恭又曰衷蓋畏之意有加無已此說甚善有德天所命也然天有命

德之心不能以自致必待人彰之以五服有罪天所討也然天有討罪之心不能以自致必待人威之以五刑命德討罪天必待人而後行則人君于政事之間不可勉哉故臯陶于命討之後必言懋哉懋哉也天叙有典秩有禮必待人同寅協恭和衷而助其秩叙命有德討有罪必待人懋于政事而助其命討天工須人以代如此人君可不兢兢業業登顓賢俊而與之共治乎臯陶之言正所以申明前義也蘇氏謂

典禮者道德之事非君臣同其誠敬莫能致之若天命有德討有罪則政事也勉之而已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臯陶前既以典禮命討之事明天工人其代之之說至此又恐人君以天道逺而行典禮施命討之際徇私意以違天理故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以見天雖髙而視聽常卑天雖逺而好惡

常近欲人君知所儆懼而不敢忽于代天也孔氏以

聰明屬于天命有德謂天之聰明觀人有德常用民

爲耳目以明畏屬于天討有罪謂天明可畏亦因民

明其威按呂刑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是明者天之

所彰也畏者天之威也由此而言明畏天討而已兼

天之用有德討有罪無不用聰明豈有彰有德則用

聰明而討有罪則不用哉此說不通王氏則又以聰

明主于典禮而言明威主于命德討罪而言夫以聰

明為主典禮未免過泥要之二句只一意所以總結
上文而盡其義且以泰誓觀之泰誓之作蓋武王誓
衆謂我為天所命紂為天所討故其誓曰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此言天聰明亦可以該命討
之事矣由是觀之則此言天聰明天明畏者皐陶之
意寔為天工須人而代典禮不自行待人惇而庸之
命討不自行待人彰而用之今也人君不可謂天道
遠無與于人曠庶官而忽于代天殊不知天至聰明

也而所以為聰明者乃因民之視聽而為之視聽天至明畏也而所以為明畏者乃因民之好惡而為之好惡人君于此苟任于意而忽天理則設施注措背于民心則亦背于天心矣天位于上民位乎下上下之間常相通達有土之君可不敬哉此正臯陶之意也天言明畏民言明威少頴謂古文書威與畏二字通用其義一也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

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臯陶之謨自允迪厥徳至敬哉有土既終矣故告于禹曰我言順于理可底而行葢欲禹行其言也禹又謂汝之言豈但可行而已底而行之必可成功臯陶則又謂行我之言至于成功寔由于禹我未有所知但思一一贊襄以助成汝功而已贊之為言相也襄之為言成也葢禹以臯陶之言行之可以成功臯陶謂成功在禹我但能贊禹之成不敢自當成功之任

也孔氏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信如孔氏之說則曰之一字遂為衍文張橫渠薛氏皆以曰當作日字與下文予思日孜相類此說比先儒為優

尚書詳解卷四